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秘
檔

朱學勤

主編

宣统

可以知兴替一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培根语
王后更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不啻是雄才大略的“英主”也不管是一辈子嘴边流着哈拉子的白痴
他们就是“封建立地主阶级的头子”——万乘之尊一家天下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具有生
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一举一动对几千年中国的影
响因此了解了这些口含天宪的帝王们的活动对了解中国封建历史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太大的帝
及
大之
莫非
影响
因此
了解了
这些口
含天宪
的帝王
们的活
动对了
解中国
封建历
史具有
相当重
要意义



朝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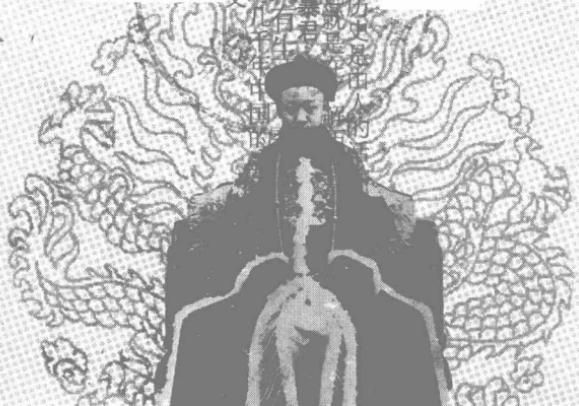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百傳

朱學勤

古今中外，可以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培根语。读史了解历史的重要性，于此可知。而历史是由人的。不管是雄才大略的「英主」，也不管是一辈子嘴边流着哈拉子的白痴。他们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是一万乘之尊，一家天下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的「生」与「死」。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帝王之族」莫非王土，率土之族莫非王臣」的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了「含天宪」的人民们的活动。对了解中国封建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宣统



藏書坊

CHINESE LIBRARY
COLLECTOR'S SERIES
CLASSICAL CHINE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朱学勤编著 远方出版社, 2005
ISBN 7-80595-771-1

I. 中 … II. 朱 … III. 远 … IV.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3545 号

书 名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主 编	朱学勤
责任编辑	王顺义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1 168 mm 1/32
印 张	660
字 数	1900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95-771-1/K·28
定 价	1848.00 元 (全 66 卷)



前　　言

明君、忠臣、顺民、盛世太平景象，为历代帝王梦寐以求。可是，纪元两千年，走马灯似的换了大小几十个朝代、几百个皇帝，都破灭了帝王梦。说什么长安、长治久安，道什么天安、地安，从来就没有过平安，不是疆场上的刀光剑影，就是宫廷内部的血雨腥风，诚如《三国演义》开篇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亦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历史从来都是螺旋式上升的。

中国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阶段徘徊、漫步、乃至止步不前、倒退，有明主，有昏君，明主开国治国，昏君丧国亡国，都那么道貌岸然地称孤道寡君临天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又都做了匆匆过客，化入史册。于是，就诞生了这套 66 册的记载帝王后妃故事的精选本。

明君，勤政爱民、多谋善断、兼听从谏，国运昌盛，黎民安居乐业，臣呼君万岁，民盼国万岁。

昏君，坐吃山空、声色犬马、恣意淫乐，国势衰微，百姓水深火热，卖儿鬻女，逃荒要饭，直至扯旗造反。

更有后宫肆虐，耐不了寂寞，更耐不了主子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始幸终弃，由争风吃醋到干预朝政，与宦官



勾结，和太监联手，导致祸起萧墙、后院失火，让那些昏君们个个丢九五之尊，或明杀或暗害，不得善终。

祸根在哪？千年历史，不外乎塞言路、崇奸佞、近小人。小人近乎苍蝇，无缝也寻隙，到处下蛆。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不谬。有人说，读懂中国，先了解宫廷和妓院，更为至理明言。

一篇读罢头飞雪，人生何其短暂！从独裁到民主，从野蛮到文明，该是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了几个千年，才迎来了这“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民主。

其实，我们的先祖是聪明的，对于江山易主，兴亡更替，早就研究透了，《岁判要览》说：贫穷生富贵，富贵生淫逸，淫逸生骄奢，骄奢生贫穷。周而复始像个怪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尽管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的史书汗牛充栋，尽管小王子刚咿呀学语就请教师灌输帝王之术，仍然挡不住历史的车轮飞转。

也许，这正应了马克思的论断，凡是在历史中出现的，都要在历史上消亡。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皇帝、后妃们都是局内者，皆为权欲所迷。我们做为旁观者，茶余饭后兴之所至，从书籍中领略一下曾经激荡过的历史风云，未尝不是一件放松身心的好事。

编 者

2005.9



目 录

第一章 稚子即位	(1)
第二章 载沣监国	(25)
第三章 清末宪政	(41)
第四章 屈辱外交	(64)
第五章 镇压革命	(74)
第六章 宣统逊位	(84)
第七章 复辟活动	(105)
第八章 冯玉祥逼宫	(114)
第九章 寓居天津	(123)
第十章 伪满洲国执政	(149)
第十一章 傀儡皇帝	(164)
第十二章 沈阳被俘	(184)
第十三章 东京审判	(198)
第十四章 抚顺改造	(216)
第十五章 重获新生	(230)
第十六章 黄昏之恋	(252)
第十七章 最后岁月	(266)



第一章 稚子即位

《清宣统政纪实录》卷首郑重记载：“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冬十月癸丑朔。癸酉酉刻，德宗景皇帝崩，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又钦奉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这年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病逝，十一月九日，不满三岁的溥仪，在太和殿登极，承祧他的两位伯父光绪帝和光绪之前的同治帝，当了皇帝。

皇帝拥有全国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宰着一国的命运和前途。如果要人民选举，除非选民都成了疯子，是不会推举一个不满三岁儿童当这个家的。对于这件事溥仪谈得一针见血，认为这原因要分两个方面说，一是他的祖母叶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妹妹，再就是三岁的孩子当皇帝慈禧可以继续“垂帘听政。”但当时，这件事在人们心目中似乎不感到特别奇怪。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封建制度下统治着，向来谁当皇帝由朝廷决定，老百姓无权过问，除了盲从地呼喊万岁、万万岁之外，多说一句话都要被问罪的。在封建制度寿终正寝之后，人们才可以公开探讨其中奥妙。

在中国历史上，幼年皇帝不罕见。有史以来，见诸文字者，十五岁以下登极的小皇帝，溥仪是第七十七位。清王朝立国二百九十六年，共十一代、十二任君，内一可汗、十一帝。其中，小皇帝五位，



均不出十岁。

中国封建社会皇位继承，有子继、兄继、弟继、妹继、侄继，叔伯继、孙继、曾孙继、妻继、母继、婿继，及其他。溥仪继承伯父帝位，虽为清代仅有，但其他朝代并非无先例可循。

小溥仪继帝位，从根本上说是根据封建主义家天下。

中国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统一全国，把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下来，为其政治制度的主体。以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顽固地沿袭不变，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传统。到了封建社会晚期，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走上极端化道路。它的反动性、腐朽性、残暴性更加暴露无遗，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溥仪当小皇帝是当时这种黑暗政治的产物。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政权属于皇帝的宗族，王朝与宗族合一。皇帝是皇族的宗主，又是全国之君，国家、政权、全国的人与物都是皇帝一家的私有财产。皇帝是大家长，拥有主宰万物的绝对权力。是所谓家天下。因此，皇帝必须出自这个家族，必须以血缘为依据，以继承“家业”，保卫江山。既然如此，皇嗣的人选，首要条件是血缘关系，皇帝无子则由皇帝的侄子或孙子或兄弟或叔伯……继承，至于年龄大小、能力高低、品德优劣均居其次。清王朝统治中国时期，政权属于爱新觉罗氏皇族，凡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的男姓后代，都有条件被立为皇嗣，溥仪属于范围之内。

所特别的是，清王朝自努尔哈赤于天命元年（1616）建立后金政权，第一代至第九代皇帝，都是父死子继。至第十代同治帝载淳死，无皇子，不立下一代溥字辈子侄继位，而立堂弟光绪帝载湉为帝，两位皇帝同辈。至第十代皇帝光绪死，才又立下一代的子侄溥仪为帝。这位娃娃比任何一位皇帝都富有，是两位皇帝的继承人，两位伯父做他的爸爸。

这是慈禧的杰作。慈禧对于传统、祖制的遵守，向来具有超人的“创造”精神和“发展”功劳。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她的丈夫咸



丰皇帝病死热河，遗诏六岁幼子载淳继位，为同治帝，由八位顾命王大臣赞襄政务。她勾结恭亲王奕訢举行宫廷政变，废八位顾命王大臣，由两宫“垂帘听政”。此后，慈禧一步步大权独揽，说一不二。中国最卑劣的封建统治者大多长于伪装。辛酉政变是“破清室家法，废文宗遗命”的违制行为，没有争辩余地，慈禧却要掩饰一番，有钦差大臣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大学士贾桢等《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谕内阁奉皇太后懿旨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纂进呈》、礼亲王世铎等《奏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折》在先，造出群臣劝进的局面；又有《谕内阁皇太后亲理庶政中外文武臣工务各忠赤为怀》在后，奉两宫之命倾述“两宫皇太后不得已之苦衷”，说什么两宫“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是以姑允所请，以期措施各当，共济艰难。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王、大臣仍当届时具奏，悉复旧制。”如此，并非两宫要掌权，实在是国家需要这两位不出宫门、不知天下事的青年女子掌大权、办大事。

口说“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事实并不那么容易。权力，是一种具有特种功能的工具，属于什么人，便为什么人服务。权力公有，为公众办事；权力私有，谋取私利。清王朝政权属于爱新觉罗氏皇族，已经是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政权；慈禧掌握这个大权之后，专制独裁，一手遮天，所有欲望无不满足，任何举措无人敢反对，普天之下以一人意志为转移。慈禧不能不把权力看成高于一切，而爱不释手。两宫“垂帘听政”十四年，撤帘归政。因慈禧在政治上不甘寂寞，同治帝又不欲以国政受制于他的母亲，母子有所不睦。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帝病逝，慈禧迫不及待地再次“垂帘听政”，故在皇嗣人选上大做文章。清有史以来，传统的帝位承续为父终子继。同治帝无子，理应为其从宗室近支中过继一子，即从下一辈——溥字辈中选皇嗣。故有主张立溥伦为同治帝嗣子，继承皇位的。溥伦是道光长子之孙，合乎长支继嗣之正理。但遭到慈禧的反对。很显



然，立溥字辈人为帝，同治后为太后，慈禧为太皇太后，不便隔着太后干预政事。不为之立嗣，而为咸丰帝立子，实即为慈禧立子，又违背了清朝历来“传子”的祖制家法，与法与理均属不合，为舆论所不容。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疏言，要求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是慈禧的儿子，为她儿子立嗣的疏言，只能说是忠诚之举，不能不接受。但慈禧根本不想接受，而坚持从同治帝同辈即载字辈中，为咸丰过继一位嗣子，入承大统；同时又有新皇帝有了儿子承祧同治帝为嗣之旨。这是一个巧妙的搪塞舆论的花招。从载字辈选嗣帝，可算做兄死弟继，虽清朝无，而其前历朝有，也说得通。问题是载字辈有年龄大一些的，如奕訢长子载灃，十七岁，立为帝，很快可以学会掌管朝政。慈禧又偏偏不肯用他，而选中了年方四岁的小载湉，为光绪帝。慈禧的用心不难看出。据载，当时“群臣纷论，兄终弟及，虽历朝所有，然不闻特继弟，使之承统者。今若此，文宗多一继子，而大行绝嗣矣。且继皇犹未成童，安能理政务。”议论中有人领悟，说：“主少，则仍当乞太后垂帘，如辛酉时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果然，同治十三年（1875），不满四岁的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慈禧再度“垂帘听政”，再度弹起老调自欺欺人：“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这次听政一听又是十二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皇帝亲政，仍由慈禧“训政”；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慈禧“撤帘归政”，光绪帝基本上是个傀儡，大事必听命于慈禧。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颁行新政，主持“百日维新”。慈禧则发动政变，重新“训政”，而将堂堂大清皇帝幽禁于瀛台。这个女人的权力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戊戌运动失败后，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谋废光绪帝，另立新帝，故意散布光绪病重消息。但洋人保护维新派，反对废光绪，慈禧的阴谋被察觉，洋人要求给光绪看病，病看了，废光绪的阴谋也就



未能实现。于是又拟先以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儕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帝。慈禧认为她要做的事，除了洋人外没有什么人能阻挡得了。为了不惹怒洋人，在戊戌政变中立过功的军机大臣荣禄为慈禧出谋划策：“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承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己亥年，即光绪二十五年（1900）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近支王、贝勒、大臣会议，做出决定，二十五日皇帝降旨以端郡王载漪之子、十五岁的溥儕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这样，溥儕的名分隐讳一些。溥儕的母亲，即载漪福晋是慈禧的侄女。本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初一，溥儕代表光绪帝于大高殿、奉先殿行礼，光绪让位。是谓“己亥建储”。后因未得到洋人支持，废立之事不能实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以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不宜膺储位为由，废大阿哥名号。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病重，立嗣一事又提上日程。光绪无子，此时，不便再从同治同辈物色皇帝继承人，而溥字辈，有爵位者溥伟为恭亲王，溥伦为贝勒，皆可当选。但慈禧竟又选一个不满三岁的儿童溥仪为同治帝立嗣，并独出心裁，创“兼祧”之举。至此，已不难理解其中原因了。

首要者，仍然是慈禧不肯交出政权。慈禧虽已七十有三，这一年夏，病痢久而不愈，但长生欲望和信心丝毫不减。仍认为自己能高寿，如英国的维多利亚。有一个道士在慈禧面前讨好，预言她必享高寿，深得信任。光绪帝病重，慈禧虽病体不支，但“勉自镇定”，主持王大臣会等会议，“说话仍如往日，声音宏亮坚厉，其坚强不改常度”。光绪死，她先主持料理后事，不曾料到光绪死后她亦跟随死去。她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新的“训政”。在降旨立溥仪为嗣皇帝的同时，又旨曰：“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她这是第三次因皇



帝小，不得已而准备替小皇帝掌握政权了。虽其圣旨中再三表示出于不得已，但事实说明这是她的意愿，她的追求。

溥仪当皇帝与前两帝不同，有一位摄政王为监国。但这并不妨碍她这位皇祖母训示。正如溥仪所说：

“她在确定了光绪的最后命运之后，从宗室中单单挑选了这样一个摄政王和这样一个嗣皇帝，也正是由于当时她还不认为自己会死得这么快。在她来说当了太皇太后固然不便再替皇帝听政，但是在她与小皇帝之间有个听话的摄政王，一样可以为所欲为。”

慈禧掌政，政权仍属于宗室，因为她是替小皇帝们掌理朝政。但从家族与政权的关系来说，却有了某种变化，那就是她极力在把政权和叶赫那拉氏家的女性连接起来。

慈禧得势，以婚姻关系为纽带在皇族中扩大自己的势力。自她开始，那拉氏三代女子皆嫁到皇族。她的父亲嘉湖道惠征有二子二女。长女为慈禧；次女为醇亲王奕𫍽的福晋；长子桂祥、次子兆祥。桂祥有三女，一为隆裕皇后，一为端郡王福晋，一为载泽镇国公夫人。兆祥女为载澍贝勒夫人。桂祥子佛佑，其女为溥伦贝子夫人。这些福晋、夫人，是慈禧在皇族的耳目唇舌，并支配她们丈夫的政治态度。载澍贝勒不满慈禧专横，为光绪事内心不平，夫妇便不和睦，慈禧将载澍贝勒圈禁起来，直至宣统初年始释。载泽、溥伦“皆缘妻宠，出而任事。”“载泽夫人与隆裕为同胞姐妹，时往来宫中，私传隆裕言语，以挟制监国也。”嫁到爱新觉罗氏家族的这些那拉氏家的女子，有一种把丈夫们变成木偶的势头。如其势力发展起来，很难说清王朝名与实是否相符，很难说爱新觉罗氏家族男系的“江山”不落到那拉氏家的女系手中。

慈禧不给同治帝立嗣，而为他招进一个弟弟，同治皇后孝哲既非皇后又非太后，而是皇嫂，在宫中无立足之地，不堪忍受慈禧的虐待，自杀身死。孝哲被慈禧逼上绝路的事实说明，慈禧绝不会让这位



阿鲁特氏皇后有机会过问朝政。而她，除了把持政权外，还要创造让她侄女参政的机会。隆裕没有她姑妈的才能。慈禧明知其平庸无才，在光绪去世的第二天，即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慈禧病情加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又降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此时太后即隆裕。“如此办法，则可维持叶赫族永久之权势，而巩固其所占之地位，设监国摄政王及余人有仇视之举动，则新太后可本此谕以说话也。”

慈禧的安排，从大体上说，并没超出封建家天下，即政权属于统治者家族所有的制度体系。清王朝是爱新觉罗氏宗室的王朝，但内部已起了某种变化，那拉氏的份量加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同治朝起，爱新觉罗氏宗室的政权一半已被叶赫那拉氏篡夺，皇帝是爱新觉罗氏家族的，但年幼无知，徒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权；掌权的是叶赫那拉氏女子。爱新觉罗氏的儿皇，叶赫那拉氏的母后，构成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结合体。这就是慈禧的创举。如果慈禧不死，溥仪将是这位皇祖母手中的小傀儡。慈禧、隆裕娘家住方家园，恭亲王奕訢曾说：“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爱新觉罗氏皇族人虽察觉家族大权旁落，亦无可如何。

—

溥仪当皇帝不仅因为他是醇亲王的后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沾他外祖父荣禄的光也很重要。

荣禄（1843～1903），苏完瓜尔佳氏，字仲华，一生忠于慈禧，为她立过“奇功”。他出身于满洲贵族之家，头脑灵活而有才气，是清朝末年一位长于钻营的官僚。咸丰二年（1852）任主事，后升工部员外郎，又调户部银库员外郎，因贪污几乎被杀，“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出逃热河，恭亲

王奕訢奉旨设巡防处，荣禄“总其事”。十一年（1861），“捐输军饷”，即花钱买官，得候补道员官衔。同治三年（1864），醇亲王奕譞建皇家军队神机营，荣禄被调去当差，任翼长兼专操大臣。曾率兵镇压奉天人民起义和直隶捻军张宗禹部。大学士文祥疏荐称其“忠节之后，爱惜声名，若畀以文职，亦可胜任”。累迁副都统、总兵，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咸丰帝死后，宫中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复杂，荣禄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既投靠慈禧一派，又不忘左右逢源，故仕途通畅。同治帝死，荣禄以内务府大臣，与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同被顾命。奉两宫懿旨迎光绪帝于醇邸，入承大统，而又“独吁请嗣皇帝生有圣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子，时两宫为之感痛，允如所请。”因光绪帝即位，初年，其父醇亲王奕譞得势，荣禄极力取悦之，曾献“先世所遗阵图”，得奕譞赏识。补步军统领，擢工部尚书。光绪六年（1880），因纳贿被告发，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但十一年（1885）“以报效枪支，奉懿旨开复降二级调用处分”。两年后，授都统，又充领侍卫内大臣。十七年（1891），任西安将军。二十年（1894），恭亲王出办军务。慈禧六十寿辰时，荣禄入京祝寿，钻营到恭亲王身边，被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次年，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一年（1895）任兵部尚书。翌年，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巴结慈禧的亲信太监李莲英，关系非同一般；又因妻子常被召入宫中陪伴慈禧，故了解宫中许多帝后不和内幕，也熟知慈禧好恶心态。积极为慈禧献计谋，慈禧多有依赖，遂成为后党摇鹅毛扇子的人物。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与翁同龢商议改革方案；慈禧与荣禄谋废光绪帝、由太后“垂帘听政”计策。荣禄阴险地主张：“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二十四年（1898）任文渊阁大学士。

荣禄给慈禧立的大“功劳”，正是历史的大罪恶。那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慈禧按照同荣禄等预谋的计策，令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将支持



变法的帝党翁同龢开缺回籍；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须到皇太后前谢恩；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统率三军。荣禄假惺惺地与翁同龢挥泪握别，说：“您怎么把皇帝给得罪了？”接着，以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以首辅之位，谋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的办法，废光绪帝，由慈禧听政，但未得到响应。又谋慈禧与光绪帝到天津阅兵时举行政变，废掉光绪帝。维新派得知这一阴谋后，打算通过袁世凯在阅兵时救光绪帝并杀掉荣禄，结果被袁世凯出卖。荣禄于八月初五夜在天津得到袁世凯密报，专车北上进京，在丰台下车径往颐和园，报告慈禧，并帮助慈禧发动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派，慈禧再度临朝“训政”，荣禄入任军机大臣，受命管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廷旨屯重兵于近畿，以资“镇慑”，这项重任又非荣禄莫属，“于是始设武卫五军，而以公总中军兼节制各军”。“军国事一倚公为襄理”，身兼将相，权倾举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慈禧议废光绪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儏为同治帝嗣，因恐洋人干涉，荣禄建议改称“大阿哥”。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他以熟练的两面派手法，赢得新的奖赏。当时，清廷内部有主“剿”、主“抚”之争。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时，惩处了主“剿”的官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逃往西安，为了向洋人表示，让义和团打洋人的不是她，又抓替罪羊，惩处主抚的官员，端王载漪被革职削爵发配新疆，“大阿哥”也废了。荣禄本是主“剿”的，但看着慈禧的颜色行事，见廷议决定“抚”，他便同声附合，由主“剿”到主“抚”；暗中仍努力于“剿”的活动，向慈禧揭发端王伪造各国要慈禧归政照会，慈禧于是怒责端王，对荣禄更加信任。奉命率武卫中军围攻使馆时，指挥甘军董福祥部“向空发枪，使宫中闻之可矣”，并以瓜果馈赠使团，以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出逃，命李鸿章、奕劻负责议和，荣禄授计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给光绪，一切条件都可答应。这样，慈禧主“抚”时，他是拥护者，主“剿”时，他又是先知者和有功者，与洋人议和时，他是慈禧尊严与权力、地位的



忠实维护者，至于民族的利益可置之不顾，因为那与他的高升没有关系。果然，事后奉慈禧懿旨：现在时局渐定，回京有期。“荣禄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复能随时赞襄，匡扶大局。”“着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

总之，荣禄得慈禧的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

但慈禧的年岁毕竟大于光绪帝很多。戊戌政得罪了光绪帝，终是荣禄的一块心病。他找李莲英商量，求李莲英在慈禧前进言，把女儿配光绪帝为妃。李莲英向慈禧提及此事，“老佛爷他顾而不答”；又出主意让荣禄在慈禧诞辰时，把女儿带进宫朝贺，以便相机进言。荣禄如期“盛妆饰女入宫”。此女“齿牙伶俐，朝贺陈对之间，颇娴礼制，孝钦大为称许”，从此，常被召入宫，慈禧认为养女。李莲英又提起荣禄请太后为女指婚事，慈禧想指给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李莲英提醒她：溥伟年龄太小了，接着说：荣禄功劳很大，“而皇上常露不慊之意”，要设法“保全勋臣”。他认为给光绪帝的兄弟、醇亲王之子载沣指婚为好。慈禧说：“吾已知若之意，可告荣禄，由吾指配载沣，以敦两家之睦谊。”为此事荣禄先后贿李莲英数十万。由于这笔交易成功，荣禄的女儿成了载沣——第二代醇亲王的嫡福晋。

正因为溥仪是慈禧的忠臣荣禄的外孙子，慈禧格外高看他一眼。据说，光绪帝生命垂危，慈禧力主立溥仪为嗣帝时，曾对人言：“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此话可以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参考。

慈禧信任荣禄，考虑对他一生忠诚图报时，对醇亲王家已深怀戒备。有位为慈禧择定万年吉地的内务府大臣对慈禧说，妙高峰醇贤亲王园陵上有一棵大白果树（银杏树），罩在墓上，“按地理非帝陵不能当”。“白”字和“王”字合起来是“皇”字。这是出皇帝的陵地，应当早日把树伐掉。光绪二十二年（1896），慈禧派人把树锯掉，光绪帝闻之，曾前往陵园，遥望树已被砍倒，在舆中失声痛哭。慈禧不愿



意醇王府中出皇帝，又担心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一心想废掉光绪帝，又不能不考虑诸多方面的牵制，亦疑亦惧。戊戌政变，把光绪帝囚在瀛台，名存实废，不能干净利落地废，主要怕洋人有异议。慈禧注意到了“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在她与光绪之间的矛盾斗争中，洋人显得倾向光绪帝。为克林德公使在华被杀之事，德国指定要皇帝的兄弟代表皇帝去德国道歉，而且载沣那次去德国，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更“加深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亲王府撮合成为亲家。”就这样，载沣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德国赔礼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在德国的情况，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

至于“指婚”当时的用意，是否就是为了荣禄的女儿和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生的长子做皇位继承人，即使如此，也是后话，是设想，最现实的是通过这桩婚事，给醇王府掺进“砂子”，在醇亲王的枕边安上耳目和手臂，起监视作用、支配作用。醇亲王的确是顺从于慈禧的，对哥哥所受的苦尽管心里同情，却毫无不满的表示。到溥仪当选为皇嗣的时候，慈禧已经对醇亲王府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和疑虑，可以放心了。这时，荣禄已入土，立溥仪为嗣皇帝，一举数得，其中包括慈禧对荣禄这位老“忠臣”的报答与怀念。但最最主要的，还是慈禧的统治权，首先必须有利于巩固慈禧的统治权。

三

溥仪有一个富贵而温暖的家。

他的祖父奕譞，醇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奕譞的次子、溥仪的伯父载湉继同治帝入宫嗣位为光绪帝，优诏赐醇亲王以世袭罔替待遇。清朝惯例，一般世袭爵位是降一等承袭，如：亲王之子